

长篇纪实文学



留法女生

乐言著

LIUFANÜSHENG

◆ 浙江文艺出版社

乐言著

留法女生



MENG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留法女生/乐言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2.7

(萌芽一族)

ISBN 7-5339-1651-4

I.留… II.乐… III.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1047 号

乐 言 著	
责任编辑 邹 亮 装帧设计 王 坚 责任校对 王蓉蓉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电邮: Zjlaph@mail.HZ.ZJ.CN
	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市长命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53 千字 印张: 7.125 插页: 2 印数: 00001-15000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651-4/I·1459 定价: 13.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 赵长天

我们选择怎样的生活

留法女生

中年朋友见面，话题常常是子女；谈起子女，常常是唉声叹气。现代社会，竞争激烈，不仅成年人为了生存拼搏，孩子也在为将来的生存拼搏。小学生要考上个好初中，初中生要挤进重点高中，高中生要冲入名牌大学，真是拼得你死我活。据报载，广州有的中学生考上大专甚至本科了，却毅然决然选择放弃，复读一年来年再考，不进重点誓不罢休。竞争到这个地步，当然绝大多数的学生和家长只能唉声叹气了。

本书作者乐言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据说读中学的时候，成绩经常在班级里垫底，大学自然也没考上，勉强混得一张大专文凭，还难说货真价实。到法国以后，她依然没有任何有关读书的业绩可供炫耀，两年多过去了，进了正规的大学又出来了。看来，她确实不是块读书的料。这样的孩子，真是要让家长愁死了！

可是她绝对不笨，从这本书中大家就可以看出她的机灵、幽默、善解人意和自然的表达能力。不过她以前做梦



MENGYA

也想不到会去写一本书，因为在中学读书时的作文成绩从来没给予她写作的自信。一次偶然的机会，她随便写写的一篇短文被人赏识，使她意识到自己居然具有写作的能力，于是就有了大家看到的这本书。

严格地讲，这是一本“流水账”。她把去法国的过程叙述得非常具体，包括怎么学语言，怎么办手续，怎么等签证；到法国以后怎么找学校，怎么租房子，怎么打工赚钱等等。写作文最忌流水账了，可乐言的本事在于，她能把琐碎的事情一一道来却不使你觉得啰嗦乏味，于是，这部书就成了充满生活情趣的留学指南。

但是我以为，本书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指导你通过什么途径去法国留学并在那里生存。乐言告诉我们的是一种生活态度，我认为是健康的生活态度。健康的生活态度能给我们带来快乐以及成功。这是有普遍意义的，因为很会读书、成绩优秀的学生总是少数，特别是我们的教育制度基本排除了学习的乐趣，在这种情况下，要超越求学的苦役获得优异成绩确实很难为我们的孩子。那么，对于大多数人，哈佛剑桥和他们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北大清华也遥远得很。望梅止渴固然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终究不如来一碗凉开水实惠。众多望子成龙的家长和自以为是龙的孩子以羡慕的眼光把“哈佛女孩”定为奋斗的标杆，这种上进心可以理解，也难能可贵，却不够实际。须知条条大道通罗马，成功并非只有通过就读名校一种模式。我们不妨扭过头来看看乐言的经历，看看她对自己未来道路的选择。我们可以发现，在国外的两年，她明显地成熟



了，长大了，知道自己的道路是要靠自己去走的，有了选择的勇气，明白了对于未来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她掂量着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现实的可能安排着今后发展的道路。其实社会是一所真正的大学，通过生活的历练获得的成熟比一张文凭更加宝贵。

我想，许许多多没有机会读大学也没有条件去国外的孩子们以及他们的家长，可以从乐言的成长中增加一些信心。如果单纯从成绩看，乐言过去的十几年是不成功的，但任何事情都包含着复杂的两面，优劣长短祸福往往是共生的，很可能恰恰因为她没有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按照学校的规范读书，才使她对生活有了另外一种选择。生活是不会白过的，就看你能不能把以往的经历加以提炼。当然现在说乐言成功未免太早，但我们看到了成功的另外一种可能。道路并非只有一条，这就是乐言的书给予我们的启示。



—

1999年暑假，我用几秒钟的时间决定要去法国。

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正在湖州看极限运动会。湖州是个小城市，靠着太湖，在浙江省，离上海不远。我的前十九年是在这里度过的，在这里出生，长大。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是解放时南下的干部，都是山东人。尽管他们的后半辈子都在江南，但是他们的根在山东，他们一辈子说山东话。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跟着他们的爸爸妈妈在辗转迁移中出生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生他们的地方，只是一个地名而已。他们小的时候跟着他们的爸爸妈妈在很多地方住过。湖州，这个江南小城，也许在他们这两代人心里，都只是一个迁移中的地方，不是根。所以一直到我这一辈也没办法从骨子里把湖州当做根。我也从没去过山东，只知道那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故乡。山东话，那是他们的语言，我能听懂，但一句不会说。

我的童年有些自闭，一部分原因是语言上的。家里人从来不教我们这一辈的孩子说当地的方言，只说普通话。所以一直到我上了幼儿园，开始和别的小朋友在一起了，我才听到当地的方言。语言上的不同让我从那时起就觉得我和周围的小朋友不一样，即使我逐渐能听懂这种吴语，我也从不愿开口说，因为我只把普通话当成我的语言了。当然，我一直有朋友，我的朋友们和我在一起时必须说普通话，不然我就会无话可说。

我越是长大，越是不能适应那种环境。我想我可能从没



MENGYA

有真正融入那种环境，从我发现周围的小朋友和我说的话不一样开始。我想要离开那个地方，我知道我不属于那里，其实是不愿属于那里。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许是受到妈妈的影响。我的妈妈也不愿属于那里，甚至不再愿意属于在那里的我的爸爸。于是她去了上海。表面上似乎只是因为工作的需要，但我知道，在她内心，是逃离，是出走。

由于妈妈常年在上海工作，最后，她也把我的户口迁到了上海，是为我将来能有好的发展前途。因为上海给人提供的机会之多，是那个江南小城所不能比的。我当时还没有想很多前途啊发展啊什么的，只是想离开湖州。我越来越感觉我不属于那里。妈妈给我创造的条件，满足了我的第一次逃离。

上海是一座很有感染力的城市，我很快适应了在上海的生活。我发现我是属于大城市的，我喜欢现代的都市生活。上海话我也很快就能听懂了，因为湖州和上海不远，吴侬软语相差不大。但我没有去试着说上海话，除了买东西的时候。这是一个和我没有一点血亲关系的城市，即使户口簿证明我现在是上海人。说普通话的我在这座城市，常常被人问：你是哪里人？我最烦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有办法简单地说自己是上海人，或是湖州人。每次我都解释说，我出生在浙江，现在户口在上海，不过论血统，又是很纯正的山东人。事实上我没有办法找到归属感，这让我在上海生活了两年多以后，又一次想逃离了。当我刚开始想逃离的时候，并没有目标，只是觉得厌烦了，迫切地想换个环境。想像不出就这么一直在上海呆着会怎样。这种感觉很差，就和当初想要离开湖州一样。然而离开上海，又能去哪儿？



1999年的暑假，我用几秒钟的时间，决定去法国。

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在湖州看极限运动会。到了上海以后，逢年过节的，我都会回湖州，因为除了妈妈，家里人都在那里。而且，我经常需要离开上海几天，换换环境，换换心情。回湖州就像是去度假，虽然始终给我灰色的感觉，让我压抑。但那里有比上海更便宜的D版碟，有我喜欢的小吃，有老同学，有我的爸爸。

1999年夏天，全国首届极限运动会在湖州的太湖边上举行，我也正好回湖州过暑假。妈妈陪一些朋友从上海过来观看年轻人的运动，顺便游太湖。其中一个朋友说起通过中介去法国留学的事。就这样，我有机会开始了我的第二次逃离。

我必须要进入正题了，不然出版商会不满意，他们要的是我出国的事，读者也不会关心我的归属感问题，出国留学的情况才是大家要看的热门东西。但我实在觉得如果不把我出国的真实原因交代清楚，大家会对我出国以后的一些行为难以理解。如果这样的话，我可能过不了出版商那一关，我的书就会夭折，更拿不到稿费。那对我来说，就太悲惨了。所以我想有必要占用以上一点篇幅，以保持整件事的完整性，不至于使某些行为显得过于神经质。

二

我在上海的一所大学呆了两年，读自考，考了两年也没什么结果，这么混着实在无聊。有一天，妈妈问我：“如果



MENGYA

有机会去法国，你想不想去？”我想了几秒钟，说：“愿意！”

其实不能说我从没做过出国的梦，不过去法国，倒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法国，光这两个字就可以给我近乎神经质的联想。

爸爸妈妈下这个决定显然是做了一番思想斗争的，毕竟掏钱的是他们。家里刚买了房子，经济上并不宽裕。更重要的是，鉴于我长期以来在学习上的表现，再要投资一大笔钱在我的教育上，让他们心里发虚。不过在开三人家庭会议的时候，爸爸妈妈除了嘱咐我出了国要好好读书外，还说，如果实在读不出，增加点见识，提高点素质，多看看世界，他们觉得也值了，反正近几年在国内找个好工作也不容易，索性放我出去锻炼锻炼吧。所以说，这样的爸爸妈妈，怎能让我不爱？尽管他们已经离婚。

于是1999年的那个暑假，我开始和中介公司打交道，让我有幸了解到世界上还有口才如此好的一批人在做这种叫中介的行当。明知找中介要花很多中介费，但是妈妈还是愿意花这个钱，因为她觉得通过中介，去“洋插队”的就不会是我只身一人。跟着小部队走，她心里多少会踏实一些。而且通过中介，也许拿到签证的可能性会大一些。除此之外，找中介还有很多很多好处，当然，这是和他们的口才成正比的。即使以后发现部分事实并非如他们所说，但回想一下，他们也并没有说错什么。比如，中介公司一直对我们强调，我们这批人是多么的幸运，因为这次并不是和法国的某一所大学合作，而是和法国某教育部门合作，到时候全法国八十多所大学随我们挑。想想，这对于我这种经历过千军万马过



独木桥还不幸坠马的人来说，有一天能放着八十多所法国大学随我挑，这种感觉能让人还紧捂着钱包吗？马上一阵“我很幸运”的感觉就出来了。而对中介公司更像是恩人一般，感叹这家有强大后台的公司确实不同凡响。当然，最后的事实是那些大学的确可以随我们挑，想申请哪所就申请哪所，只要是人都可以申请，至于人家收不收，能不能通过大学的评审，就是人家大学的事了，和中介公司没有关系，法国某教育部门也无权干涉。

交给中介公司的第一笔钱是学费，是在上海学法语的学费。想出国可不是说去就能去的，得先学法语，达到一定的课时和程度，才有机会通过领事馆那一关。至于为什么把学费交给中介公司，参加他们组织的培训班，而不是去正规的地方，比如法语培训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介公司自然有它的理由。其中的种种有利处，以我的口才已无法复述，反正当时的感觉大抵是能参加这个特别的培训班是多么的幸运啊，不交钱日后肯定会后悔之类的。四个月四千多的学费，在这种心情下，也是小意思，都准备出国的人了，怎么还能计较那点零头。当然，对于那八十元一本、用了两天就开始散页的复印出来的教科书，就更不会计较了。

既然准备出国了，既然在那所大学里混得那么无聊，我就与学校说拜拜了，反正我也不是什么正式的大学生。读了两年，算为学校创收作过一点微薄的贡献，所以好歹有一张大专结业证书。中介公司说，有这张东西就已经符合条件了，即使什么也没有，也可以在读学生的身份办出国的。法国的大门刚向中国敞开，这是个机会。一起报名的有不少都是夜校、成人高考、电大出身的，不过多数都已经踏上工作



MENGYA

岗位，其中一些人有很不错的工作。外企白领、私人老板也有好几个。

中介公司组织的法语培训班分两个班，我参加的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班，另一个班是周六和周日两个白天。中介公司的这个项目扩展到上海的周边城市，所以有不少苏州人报名，他们每个星期六乘很早的火车赶到上海，晚上在亲戚家或旅馆里住一晚，周日晚上再赶回去。两个班里多数人都是白天上班或上学的。觉得他们好辛苦，像我这样每天晚上去读书，白天混在家，倒也乐得自在。我觉得有点像在赌博，赌注是时间和精力。

多数人是聪明的，在准备出国的同时，不会轻易放弃工作或学习，因为不知道结果会怎样。“办法国”是刚推出来的项目，签证率到底如何，法国的情况到底怎样，几乎无人可问。所以聪明人都抱着很谨慎的态度，走的每一步都是试探性的，甚至在去还是不去的问题上还迟迟下不了决定，有几个同学就中途退出了。在这方面，我就轻松很多。我一开始就已经下了决心要去的，所以没有犹豫的煎熬。连退路都没想过，是不愿去想，也想不出。我想像不出如果不去法国的话，留在这里要干什么。不知道要干什么，就觉得没前途。想到自己会没前途，就没劲，更想离开。离开会比较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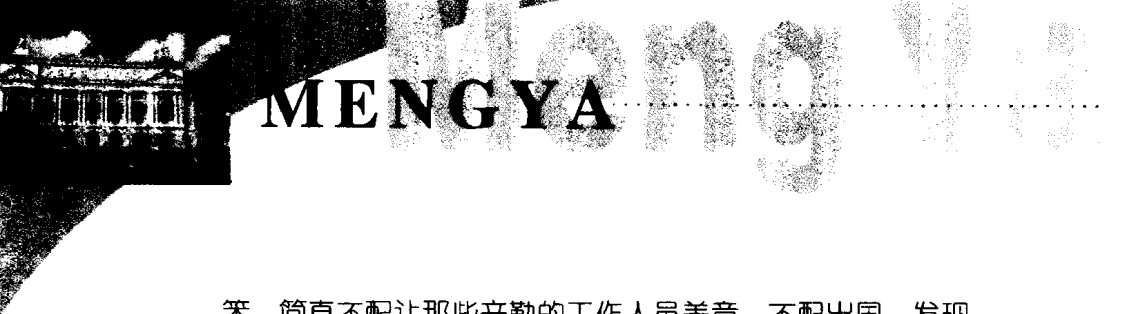
学法语的时候，还是挺开心的。因为是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也是头一次这么认真地学习。在还没有正式开课的前几天，我就去买了复读机和书来自学。所以在刚开学的日子里，我的学习表现在班里还算不错。大家都说我发音准，有鼻音。虽然传统教育教我要谦虚，至少在表面上，不过听到



人家的好话，心里还是很舒服。由于受到了别人的肯定使我对学习更有兴趣，那段学习的日子感觉不错。白天赖到肚子实在饿得不行了才起床。在附近小饭店盒饭卖完之前赶去买午餐。下午找点法国片看或边听音乐边翻翻书。晚上妈妈会回家做晚饭。上课在淮海路附近，有时与朋友下午逛街，然后直接去上课。晚上九点下课，我几乎每天都会在“太平洋”关门时，去买面包。教口语课的法国老师也很有意思，要不是体味重了点，大家会更亲近他。

很盼望中介公司的人常来上课的地方向我们传达点消息。所有的消息，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从他们嘴里说出来，总是带给人希望，这一点我非常佩服。我们也开始在中介的指导下准备各种材料，这个过程太复杂了，幸亏我白天都不用去上课，有大把的时间去办理。那些上班、上学的同学就经常需要请假，不过这更衬托出出国的决心。办那些手续虽然很烦，不过也让我很兴奋，觉得离法国越来越近了。中介公司催得很紧，他们说年底我们就要走的。于是开始跑公证处、街道、学校……做这些事让我有成熟的感觉，因为办这些手续都靠自己，不能像以前那样什么都指望爸爸妈妈，因为也只有我有空。他们把我送出国也是想让我锻炼锻炼，我从小到大，所有的事都是爸爸妈妈给我安排好的，我也一直按他们给我铺好的路走，就算到法国，也是他们给我铺的路。当然，那么多钱，他们要不给我铺路，我也去不了。但是我知道，到了法国，就要靠我自己了，是靠我自己的时候了，这也是我所要的。所以在出去之前我就要学着独立了。

在办各种手续，到处盖章的过程中，发现自己还是太



笨。简直不配让那些辛勤的工作人员盖章，不配出国。发现自己笨到难以想像的地步，经常是同一个错要在所有部门、所有接触的工作人员那里重复发生。比如，在公证处，工作人员给我几张表格，告诉我要办学历公证、成绩公证、出生公证和无犯罪公证，要在这里、这里、这里……盖章……我太笨，在他交代完之后，我又多嘴问了一句：“还有什么要去盖章的吗？”工作人员反问我：“我说过还有别的要盖章的吗？”我知道，他是想让我聪明点。可惜我真的太笨，同样在街道，又麻烦了那里的工作人员。我拿着她刚开完的证明，问她：“这样可以了吗？”她大概也是没见过像我这么笨的吧，反问我一句：“谁告诉过你这样不可以啊？”同样的例子还有不少，我只是想要一个更准确、更直接的答案，而工作人员的回答似乎总是意在提高我的思考能力，启发我独立寻找答案的能力。我妈妈就比我聪明，她就几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到了法国以后，以前做的那些公证都是英文的，不太管用，所以妈妈又帮我去公证处重新做法文的，她说人家的态度好得很，还要了我妈妈的名片呢。

转眼到了年底，出国的事还没进展，中介公司又推到了年初。大家开始越来越不安，因为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大家投入得越来越多，所以对未知的结果越来越怕，怕输。中介公司一再推延，是因为还没有收到法国方面的人学通知书，没有这张东西，就不可能拿到签证。就算所有的条件都成熟了，也没有人能保证一定可以签出来。有太多的事情是自己不能控制的。比如去签证，其实是把自己的未来交由一个和自己完全没有关系的人去决定，更可悲的是，做决定的依据，也许只是签证官当天的心情好坏。当然，谁也没去签



过，谁也不知道，一切只是猜测，猜测的后果是更担心。那些日子，大家会把自己当成签证官，私下去评判别的人：什么这个女孩子年纪不尴不尬，肯定是要去那里找老外的，这种人有移民倾向的，签不出来的；这个男的都有老婆有小孩了，现在一个人去，以后肯定是要接一家人过去的，签证官肯定觉得他有移民倾向，签不出来的……

很多事自己无法掌控，那就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做好吧。把法语学学好是真的，否则怎么面对签证官？于是和班里一个叫小西的女孩子约好一起自习，两个人可以练练口语。小西和我一样是下定了决心要去法国的，所以连工作也早就辞掉了，和我一样除了要办手续外，白天都是闲人。于是我们几乎每天早上到中国纺织大学碰头，然后找一间晒得到太阳的教室自习。她是那种会读书的好学生，所以和她在一起，我可以随着她的学习习惯。对于几乎没有学习习惯的我来说，特别有好处。那是一段愉快的日子，我们除了学习，还做别的事。中午在纺大的食堂吃饭，是比较好的那个小食堂。牛肉拉面加咸菜我也很爱吃，而且特别便宜。周围的小饭店和水果摊我们也常光顾。还在纺大的礼堂里看过一次电影，而且是“Matrix”。礼堂后面有一个很破的厕所，实在和学校不太相称。天冷了，人胃口也大，每天晚上我还要在家附近的大排档买夜宵。我常光顾的是一对东北夫妻的摊，我爱吃他们手工包的饺子，还有炒面。他们的炒面可能也是东北口味吧，我不知道，反正是和别家的不一样，而且给的特别多，白色的塑料饭盒都快要盖不住了。偶尔也在隔壁的排档摊买个蛋饼，里面是放肉末和香菜的。

晚上上课真的很冷，我和小西决定平时都不去上课了，

等到周末上另一个班的课。白天也改在我家或她家，因为可以开空调，比阴冷的教室舒服。当然，在纺大的那些活动也停止了。我们大多数时间都懒得出门，饿了就打电话叫盒饭，馋了就打电话叫珍珠奶茶。还有一种零食我们都很爱吃——法国西梅，桌上放一包不够，一定要一人一包才解决问题。可能是在那个非常时期，满脑子都想着去法国的事，所以这法国西梅才特别好吃吧。

四个月的课程要结束了，结束前要象征性地考个试，结果是大家都通过了。考试虽然是象征性的，不过中介公司还是挺像回事的给我们做了红皮证书，以证明我们的课时和水平。这张证书与公证、护照等材料一起由中介公司送去领事馆。课程结束了，不过大家都常去中介公司走动，同学间也一直保持着必要的联系，以免错过一些内部消息。不久，法国方面入学通知书下来了，大家被分在三个不同的城市，都是没怎么听说过的城市。我和小西被分在两个地方，为此，我们还有点难过。

我买了法国地图和一些介绍法国的书，找到我被分到的那个叫Caen（卡昂）的城市，离巴黎还不算远。小西被分在法国南部，靠着地中海，也挺不错的，就是离巴黎太远。从书上了解到卡昂是在诺曼底地区，就是二战盟军登陆的地方。书上还说“卡昂在二战的时候几乎成了一片废墟，是二战以后新建的城市，所以现代化的建筑鳞次栉比”，这倒挺对我胃口的。书上还说“当地的名吃是炖牛杂碎，所以很多肉店门口都挂着迎风飘动的牛胃切片”，这有点倒我的胃口。

既然东西齐了，中介公司就马上开始帮我们申请签证了。对于去面签，总是有些慌，天天在家背老师帮我们准备



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学法语，为什么要去法国之类的。答案反正是千篇一律，都是尽可能地把法国吹得好一点。例如，法语是最美丽的语言，法国是最美丽的国家等等。其实都是睁着眼说瞎话。在学法语的小舌音的时候，没有一个同学不骂法语的；法国美不美丽，也要等签证官给我们放行了才知道。不过我真的是没出息，明知是瞎编的，还是很不要脸地背得烂熟，搞得像真的一样。

中介公司迟迟没有通知我们去签证的时间，所以等到后来就麻木了，一点也不怕去面签，而是巴不得快点签完拉倒。千禧之夜和春节与老同学和家人在一起，过得虽然有些稀里糊涂，不过吃吃喝喝的时候，至少让我不去想这烦心的事。春节期间和朋友去了趟杭州，还专门到灵隐寺去烧了炷香。对了，在此之前的圣诞节，还被同学拖到西藏路的教堂去听唱诗班唱圣歌，演圣剧，我也顺便向上帝祈祷我能顺利去法国。我是无宗教信仰者，不过这个时候，反正靠自己也不管用了，所以还是希望有某些东西存在，能保佑我成功，管他是菩萨还是上帝。

转眼到了春暖花开的三月，有一天中介公司打来电话通知我说，已经有一批人先签出来了，不过没有我，他们还要做进一步的努力。原来由于中介的原因，我们根本不用去面签，那些为签证准备的问题也白背了。可是这样我心里更难过，难道连签证官长什么样都没见过，就被拒签了？半年多的努力就白费了？我不甘心！我决定即使这次签不出，我也要试下一次，我不想就这么结束。中介公司告诉我，我还没有被拒签，只不过不在头批已签出的名单中，最后的结果还没有出来。和我一样的同学还有二十多个，都急得不得了。